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五

宋 衛涇 撰

留守制置謝侍郎啓

某猥以非材叨預政地緣國計不支急於就和他慮未暇凡便文收後所謂雖持經久之圖曾未及與一時諸賢相與更化僅講求未使甫行某旋即罷斥某不自量揣冒處非據獲戾固宜偶於門下以夙昔傾鄉之功而匆匆

有懷未吐至今為恨自還田里杜門念咎加病悴人事廢絕不能以尺書自通前冬令外孫軍資見過領所誨亟因循亦弗果修報徒有尊慕拳拳之私日夕往來于中玆沐謙光游枉真翰存勞有加何以得此此情愧感不容筆墨殫叙也侍郎一世儒宗向忤權姦怡然袖手幾十五年海內善類益知斂衽下風歸陟從班未究猷為之盛上以江淮事任雄劇自全閫易鎮少藉威望足以震疊側聆開藩首舉荒政發廪勸分不遺餘力無異

富公青州時其所全活抑不可勝計矣行即報政入登廊廟盡展素緼必有光明俊偉傳於無窮者某竊伏山林拭目見之幸甚幸甚

答江淮宣參常少監劉

某間違儀棨轉屬許時瞻仰之心未嘗少置比每於廟堂書中竊見遇事精明區處詳審不勝嘆服且動中機會模中之畫可謂獨賢惟是㦢疇鮮暇不克一一明别具報惶恐某踈拙亡取輔政非才自知甚明半歲之間

與提刑李祕書㝠劄

某別奉槼度不知幾寒暑頃歲再塵朝列適時多事數勤真翰所以相與之意甚厚逮今感藏去國以來多病頹懶人事盡廢平生知舊例成闊絶雖有尊鄉之私無以自見敢意眷存遠煩專介寵貽誨飭詞采燦爛意氣傾寫顧何以得此展玩不容釋手感悚感悚祕書名門雋望長才偉識經綸開濟之事業皆所素講方敵勢披猖荆襄要地備禦規畫隱然長城之固朝家蒙賴為多更

路猶覬復留又有尼之者今不復可言逮權奸誅斥上鋭精更化收召衆俊虛宁方急而賢者難進抗辭甚力旋聞遽罷心制未幾某亦以罪行矣杜門念咎不敢與世相聞昨見邸報知申詔趣覲廼承自詭外庸益仰識度過人甚遠每惟先朝擢用人物未嘗不殘揚中外錯綜麤細故其望實堅凝器業閎大皆足以鎮安宗社聳聞敵國百年之間名德相望盖可數也閣下蚤負大名操行剛正進退不茍此其所存豈易以淺近窺測及兹

暇日培植深厚講究聖賢功用異時行事深切著明無
愧前修可也某叨竊閒廩又且滿秩顧一意休息投老
農圃春首忽有長沙之命控免弗獲冒昧一出殆非得
已適承寇盜甫定紀綱縱弛之後凡百極費區處幸得
一稔公私頼以少寛頻年衰病非復故吾度歳即上歸
耕之請吳蜀萬里邈未有再晤之便日徯遠用猶得拭
目田野間耳郡事紛冗稽留來使撥寘布謝未究所懷
尚容續訊它有可以規警因風毋靳幸甚

與湖北制置趙祕撰

某惟殿撰學識之正材猷之遠潔廉之操亮直之風播在搢紳蓋非一日當宰邑時已推雅望今茲盡護外閫乃三垂輕重所繫天下安危所喜鎮撫得人疇不交賀嘗記退之謂柳中丞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闒其口而奪之氣今殿撰是已又謂所以服人心者在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殿撰又有焉此真識時務之俊傑某何足以當俊乂之稱自念衰朽揭來鄭

鄉閭長者之譽益熟何當一遂識荆之願耶引領茸纛
臨風悄結剔冗占報不敵所施尚惟恕照

應大諫劉子

某遜違符采歲籥洊更踈候寢興仰高杓嶽侍讀大諫
英氣邁生正色敢言擢長諫坡雅稱上意奏篇剴切竦
動朝端惟扶植清議培養善類以裨君德以正國是區
區有望僭敢誦言啟沃輔台匪朝伊夕某分甘閑退洊
領劇繁去國八年三叨閫寄眷言甌粵重增江湖地大

銀分數官會與銀價常相為消長會子輕則銀價重會子重則銀價輕緣既收上會子民間艱得銀價頓減時王琪為殿帥一再白廟堂言銀價折閱不免用殿司回易庫錢收買軍人所請銀兩今錢已闕少乞仍頒行會子以便軍民蔣丞相當國因為奏稟孝宗聖訓有曰朕欲盡數收上它時終為民害又卻如此力請不已黽勉從之自是不可復收矣然孝宗每軫宸慮屢諭宰臣云朕于宮中積得會子無用潛與焚毀不計其數外間不

知自紹熙以來用度滋多展界添印駟至開禧旣啟兵釁費耗無涯見行會子通計一億四千萬其弊極矣朝廷措置收換權宜之術不得不出諸此一億四千萬之數收及一半以舊會折閲較之價適相當軍民初不甚以為病獨是豪宗富室之藏楮者驟見折閲下至中産更相附和不肯藏蓄得官會者惟恐用之不早遂至散溢于外無少異于未曾收換之時眎之稍輕價亦隨減此本人情之常若上下堅忍徐徐經理未必不能漸復

其舊緣官司稱提太急民間反以為疑雖施行多端措
置百計令愈急而民愈疑事之既往不可復論如福建
潘倉令州縣以戶籍等第藏會非不切中其病柰何廹
之太甚財貨本流通之物如泉源之在天下或流或止
隨地之宜民間欲藏不待強之而后藏也如不欲藏而
強之使藏必有扞格而不應者如飲酒然勸之飲則不
飲戒之勿飲則愈飲矣潘倉之說行八郡官吏奉承又
過刑禁苛密期限嚴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賣田宅顧

就低價以應令者若非朝廷覺知稍從寛釋幾致生事雖一時會價增至八百以上聞者莫不稱快然未數月四方會子輻凑而至價即減落而創法者旋自悔悟至死猶有遺恨積漸朘削至今春纔及六百二十事之傳聞不如親見實非以陳憲善稱提而增長也已而又復加損至今不過六百上下八部價貫無大相遠乃不相傾而民間通行執會便可得錢此非虚張高價以事欺罔之謂也某材術短淺知識昏闇誤蒙朝廷差擇三冒

闔寄首尾五年自揆衰晚雖無趨時干進之念然豈不
體悉朝廷之意勉思效職苟逭譴責以全末路所至每
切究心亦屢申稟守中半之制而持之以久嚴減價之
禁而行之以寬執此而行始終如一若稍覺流通則姑從
其便或漸致縱弛隨即申舉或諭以文榜或嚴以約束
目前若不快意庶幾久而無弊自至閩中始出官錢依
官價兌換及差官點檢潘倉所行民間收會之數雖心
知其不可亦不免隨例舉行而猶有不能稱提官會之

議間亦得之道塗若苦自辨數愈見紛紛故一向隱默待其自定向見議者陳述謂官司不貴重會子致會價減落此猶不識痛痒事當論其實而已自中半入納之法行所歷三路州郡民間行用總不過六百上下而官府一同見錢入納作七百七十行使每會一道比民間增二百上下其為貴重孰甚焉議者又謂朝廷以新會一換舊會二為不合失信致會價之減此尤不然且四川交子固嘗折閱矣亦嘗以新易舊矣當陝西用兵增

廣糴本引法寖輕幾至大壞朝廷遣使措置用新引一道換舊引四道民間初不以失信而不行然其功不在于收換乃在于換引之後三十年不出泛料而后通行然交子止行之西蜀今會子徧于東南多寡不同輕重不無少異姑舉彼以明此而已大要樁撥本錢則權出于上會子獨多則人情易惑然安可坐視而不救權宜之術自當時出而用之惟斟酌輕重相度緩急隨時量力扶助維持優游寬舒使民由之而不知待其久而自

定毋課效于目前可也又有大利害關繫州郡根本者
焉今之議者莫不曰不惜官錢兌換可以增長價直殊
不思官錢有限會子無窮兌換未嘗間斷而價之消長
全不相關蓋多寡之異理勢使然非區區兌便所可遽
回也某不敢僭論大體姑以三路言之交割見在之數
會子日增見錢日削福州自嘉定以來十年之內程提
刑與黄侍郎交割有錢三十二萬會子纔七千餘緡至
六年二月蔡侍郎與葉尚書交割總數雖為增羨而錢

之增止二萬官會已至十五萬有奇及去年十二月陳提刑與蔡侍郎交割見錢通上二十五萬比葉尚書任内又折見錢五萬官會則三十萬貫矣此某到任交割之數也以三月之頃而侵兌交割見錢五萬則所餘二十萬貫不出三二年俱變而為會亡可疑者其它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餘萬見錢者今止存一二萬緡爾朝廷雖有免銀官會歲約十一萬三千餘貫然除宗子月俸全支見錢及諸縣數内截撥兌便提刑司經總制錢

之外于此又有移兌見錢之去已十二三本州每月兌換諸廂居民多至萬緡少亦不下六七千貫非侵移交割見錢何所取給蓋自中半入納之後應干窠名錢物無非中半而所出有全用見錢者諸軍料錢春冬衣賜名為中半支出又改三七分而三分官會今隨用見錢兌買又如歲計闕米支遣諸處收糴之外本倉就糴宗子食不盡米及月支零米亦是純用見錢今歲適值科舉舊例人兌一貫以納到試卷為準計兌過三萬六千

餘貫中半所入既不足以支所出則又侵移交割見錢
之數紐計數復侵過七萬餘貫所餘十三萬其能久為
稱提之用乎若以必出見錢依官價收兌而後可以稱
提抑不知數年之後諸路州郡見錢淨盡將何以為繼
乎幸而時和歲豐邉鄙不聳常若今日猶之可也脫有
水旱盜賊萬一或至調發州縣所儲既無錢銀純是會
子何以使人何以集事必至縛手無策當是之時任其
咎者誰乎某嫠不恤緯私憂過計非一日矣畏縮而不

敢吐露今以衰病日侵願丐祠禄退就閑散若有懷不盡非某平日所以拳拳體國之誼鄙性雖不能詭隨亦素不事沽激平心定氣敢摭利害之實卒為朝廷陳之官會之多勢已至此若謂必樁撥見錢而后可以稱提是誠不知時務欲以畫餅療饑者若夫培植國計撙節用度經費之外痛加裁抑日積月累稍有贏餘暗銷會子之數如四川交子三十年不出泛料庶乎其尚可為此在朝廷加之意而已非某疎外所敢聞也

答嘉興鄭郎中定簡

某昨蒙台翰責院二字仰荷不鄙夷之意但非所素習本不敢承洊勤嚴戒之及勉為之殊不能佳謾以繳納恐未必可用儻别得精筆與免出醜尤幸畏暑如焚弗克一一眎所施以報幷冀恕照某皇恐小貼子云某少意字畫有欠少及不端正處匠者必曉得略添潤不妨但不可太齊整古人謂繒帛鋪中主人狀貌非不端正只令人可憎目院字左傍如了字之勢士子恐以為佳識卻須令修卻燥筆或稍近立筆為佳更以台意指示之若燥筆須令令修去也

答提刑程少卿卓

某伏領別緘垂諭會子事敬悉此今日末流之弊更無它策惟有隨宜措置扶助維持之久以待其定庶幾尚可為耳且所為稱提猶權衡之於物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言權與物均齊而衡所以平今會猶權錢猶物也既會多而錢少是權重而物輕勢已至此何術稱提而使之平乎議者之說正如諺所謂投明要到不管夜行強以難行而又責近效世必真有巧婦能作無麪不托而

后可也拙者但當退避毋妨賢路而已矧某衰晚多病
益不勝任豈可坐尸榮禄自速曠敗近已力丐祠禄且
盡具底裏言之廟堂謹録拜呈乞澄按之暇特為詳覽
或理所未安事有未盡望條示見教某誠懶作書又以
此事曲折甚多思有以復來命寢至稽晏并乞台恕幸
甚

與泉州真直院德秀

某丁卯戊辰間備數朝列適時多事雖間得欵晤竟未

交賤事即就道自此歸伏田里養痾待盡豈復有為之想茲辱台翰副以珍帖展誦再三恍不知所謂豈愛之厚忘其醜耶不敢當不敢當直院方盛年植立已如此更持以堅忍養以和平異時德業光明宗社有賴在斯文斯人矣某已卜十二日出關途中儻得邂逅一見幸甚扶憊具謝老草弁乞恕照

答周知縣寓

某夏中歸櫂小泊津亭特勤枉顧極慰三十年間闊之

懷病體支離莫遑造謝還舍日事醫藥念具尺書敘下悃未能也清才雅韻宜在渠觀以階遠用回翔州縣已為弗稱況又淹卹耶有如孳孳愛民而不任吏廉德尤為人所信服然愛民誠是也當鋤强梗以安善良不任吏誠是也當有以制其命而為我用不爾則意向未免稍偏而黠吏反以文書弊精神此則不失為賢者之過一轉移之易耳某託在布衣之舊方欲疾少閒道所欲言且以政成為吾邑賀遽聞奉祠之命悵惘累日貽牋

奇蘊遇主逢時便當立大勲業小試偏城未足以究施設滁城傍山議者難於建築長才臨之遂有高深之固千里恃以奠枕策勲即有異擢圖本熟觀但切嘆服殘冦垂亡又敢傲擾邊境聞近日迫於時勢復欲犇竄彭城以延旦夕淮鄉因得小安或主安静以苟安目前但以事勢觀之終恐不容安静南北朝時河南山東或得或失何常之有獨炎興議和南北遂成隔絶今日講解一節只可作後段商量惟有戰守可以保江淮耳古今

局面各自不同此未易言也某一出五年三叨闔寄徒勞無補滿盈挻灾春初一病幾殆蒙上恩與祠遂得扶病以歸今雖稍可支持而氣血凋耗意象摧頹如八九十者杜門養痾待盡而已亦久絕口不及時事因來教妄及之切勿它示也

與李端明大性

某違去儀範幾三十年無非尊仰之日中間書疏蓋不輟自閩山之歸杜門養痾姓名例不至中朝非敢獨取

踈門下必沐矜諒端明尚書碩德宿望冠冕一世貞元
朝士靈光巋然冠位六卿久當進陟丞輔抗章勇去再
屈君重鎮臨鄉邦吳儂何其幸也棠陰蔽芾父老歡迎
足見恵澤之在人者甚盛甚休某衰朽餘生待盡田里
復遂受廛之託闔室欣幸短牋贄賀已飭吏筆再此控
露下悃萬分偵伺麾旌壓境尚容嗣敬末間敢乞體承
眷倚珍護粹冲即膺召拜

與江淮制置李尚書珏

賴老謀帷體國之素詎容以家事辭耶某奉祠養痾薾然餘息無復志念憑藉雲天之覆苟安田里尚何言者引睇棨戟無繇親近臨筆依依春中以少幹留旁邑及此甫獲修謝莫究願言自餘敢乞上體眷倚崇毖粹和亟奉制函晉登樞輔以究規恢之業

與章都鈐人範

某杜門養痾私事亦多聒擾閱日鮮暇疎得拜問下情但切瞻仰便中屢蒙賜誨不得一一拜答皇恐二子學

與左曹益郎中鑄

某平昔荷知愛相與殆同親手足有少意見敢僭言之尊兄向自倅安就除荆門因入制幕自倉而漕事勢便順自不容郤宣勞邉瑣首尾五年望實既孚物論歸重此誠足賀去歲姨母慶壽兵祲未息摩於國事無繇便私人或以為疑而識者固相諒及召節之頒殊用贊喜又在制閫誼當一見君相吐露所懷旋拜為郎之命板輿可以就養較之日前事體不同然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載之禮經三數月間當以親老為言力上祠請若以
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為說詞直理順聞者心悅前
面地步儘寬亦斜飛卻引之意所以老茂德而永高位
未必不在此舉某此懷欲吐久矣若終隱嘿非所以答
知己又非託至親之誼切乞恕罪累日紬繹于中不能
已冒昧及之仍勿他示至祝

與淮西制置趙嶶猷善湘

某歲前秋中蒙書誨且有惠貺因循浸稽修謝去秋側

閒詔用念馳賀幅入冬即苦寒疾屢瀕於死今猶羸乏
人事益廢惟此心尊向賢者未始少忘敢謂眷存專使
特枉誨問情詞譙篤展玩豈勝愧感郎中以一世人物
之英親被主知出當一面開府以來號令精明恩信孚
洽士馬思奮小試輒效屹若長城儻江淮盡歸總統山
東忠義乘其鋒而用之掃蕩殘冦修復陵廟其有期矣
志念日深規模益以宏大當使事業光明千古豈但震
耀流俗而已某衰朽無用猶竊閒禄以佚餘景無復它

罷祕閣郎中材高德粹宜繇㧙掖以究儒猷之盛䀟翔
麾節外庸居多凛然難進之風有識加敬歸践禁密比
其時矣某衰殘無取一卬一㲀已規終老忽蒙上命畀
以舊封顧己試罔效愧見江頭父老尚頼崇篤契誼凡
百悉教告之豫章素簡淺重以送迎之頻兵費之廣又
非昔比豈短拙者所能辦集茫然未知為計某已於中
澣前一日就道叅侍不遠有懷悉竢面控

謝提刑丁郎中必稱

某已別修記府之敬㳺奉真翰罙承譙眷三復藏感惟
是某衰朽亡堪再冐閫寄未知稱塞紹興初趙忠定諸
公繼守是邦攷之文集及前輩之所誦說規畫切當足
以鎮安人心牢固根本但比歲以來凡百彫弊財力益
殫某備數六年之前已無善狀矧多病摧頹智識短淺
支吾目前已未知為計何敢論度外之事去歲麻城之
擾已覺震動誠有唇齒之勢郎中有志當世且周旋蜀
道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尚得從容齋閤求所以儆教

亦豈敢不殫竭綿薄僕僕道途客塵滿襟略此布謝弁
露下悃萬一餘須面控不復縷述

謝袁州滕大卿强恕

某遜違誨度俄周歲星人生能幾回别可為太息也頃
自閩出以病丐祠杜門田里日事醫藥與世相忘有如
當世名德雖拳拳此心知所尊仰若音訊疎濶勢則使
然去冬誤沐上恩復畀南郡控免弗獲冒昧重來已試
罔效愧見江頭父老方念少定親布尺牋旴事甫踰月

即有邊遽敵破五關直趨江面齊安初陷人情震恐緣
建炎間有烏珠内入之路議論紛紜莫知所適某謂備
禦無素几百非倉卒可辦舉動張皇未必能集事觀聽
易駭姦黠生心將有它變姑鎮以静隨宜區處且以防
遏江面為急已而向熱水亦漸生援兵稍集敵為遁計
諸處追襲間亦小捷四月中旬始得安帖坐是所賜真
蹟从稽修謝未識蒙寬照否大卿儒宗碩望宜蚤踐坡
掖遂階遠用輟從九列游鎮名藩所以儲天意餙民瞻

吾民易敵兵之服每戰必使居前吾軍但知勦殺不辨其為吾民俟其器鈍力疲彼兵乃衣所脱吾民衣服乘其後卒不能當抵捷報中勝負往往出此廟堂未必盡知又人情所不樂聞往往不以實告而完顏畀輩於是得以各擁精鋭整陣而返識者謂敵本乘虛而入如蹈無人之境向來歸順人為之鄉導鄉落居民無得免者然在兵法自犯深入之戒奈諸道之兵散漫無統人各有心莫肯用命所謂邀截不足使之懲創秋高馬肥敵

其復來廟論必有成算疎外非所得知緣此念念一介致候承之敬濡滯至今蒙專使寵賜真帖亦稽修報諒在高明必矜恕未忍過之也某幸爾藏拙剩此一來適遭事會敵勢亦類强弩之末志在寇抄江面無虞實有天幸敵雖暫退正當汲汲備禦如捄頭然自度衰拙無能為役己力叩造化再干閒禄苟佚餘景更乞游譚之助因風幷有以警告之幸甚揮汗姑此稟謝萬一未卜詹覿臨筆悄馳之至

與趙察院至道簡

某別去槼度恍若累載自壬午冬杪得奇疾屢瀕於死雖幸苟活而疲瘁骨立非復故吾親舊書問例成廢絕去冬見邸報忽覩除目然士論歸屬蓋已久矣未遑尺紙為慶便中首辱墜誨盛德謙虛迥出前輩非今薄俗所能也區區感歎不可勝喻在某不特有後時之愧因循至今無一字之報揆之彞義宜得誅斥尚恃度外之照藉以無恐然此心愛之萬一亦無由得達察院以和平

純篤受知君相賢者得路四海善類無不蒙福然職事所在自不容默某竊謂彈劾當審大體既已得居是官稍犯手者決不可輕官職自有分定名誼千古不磨察院高明不待贅語而某託契眷至厚豈敢效俗獻諛因進愚衷畧至小庵看視畢工因得拜此景迫崦嵫尸居餘氣侍見亡日臨書惘然餘祈體眷尊生以究宏緼

回吳制幹劉

某重沐垂教義學事敬悉讀書最患無師友慨然有意

振起之又賢尹為主盟甚盛舉也後學抑何幸耶熟復
來示規橅閎闊位置悉當某雖顛頓憂患中不覺竦然
起敬然區區戇愚慮過當向見親舊為此者率不竟蓋
主師席者尤難其人而其間節目抑有非意慮所能盡
及今既垂成所費止欠一旬作輟當不繫此某晚陋荷
不鄙夷固願致薄少之助若大體定更可悠久要不患
無合尖也所戒顧君書甚不難但某與之通訊固不數
未嘗扣以毫髮事鄙意正不欲爾李兄寓其館以鄉曲

杜門邈未有合并之日敢因奉壽觴及之太尉以為然
否餘惟尊畱至禱

鄭提舉劉

某夏初附來使具稟謝之削深懼荒率失事大之恭爾
後多留山間又苦脾疾不常姓名不敢數登記府然區
區尊慕德誼實未嘗一日廢不悉尚蒙矜恕否時事遽
如許諸公方當深念郎中憂國之誠諒不能忘今弭節
既久畿內蒙福多矣某偶有所聞或可助諏詢民瘼之

萬一者某寓居江湖間自曉事以來每見陂湖之利為豪强所擅農人被害無所赴愬灑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沿湖民田百年無水旱之患盖湖之勢高而水清江之勢下而水濁湖以豬水遇旱則資灌溉江以泄水遇水則可通放且湖水不壅則江中海潮往來濁泥得湖水衝動不能停積凡通湖浦溆無壅塞之患江湖之水相通乃為農人之利也數十年來湖之圍為田者大半皆出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

灌溉水則惟知通放湖田以民田為壑兼湖水既不通
濁潮貯渟通湖水道浦漵皆為之湮塞江湖既隔絶旱
無所灌溉水無所通泄旁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千頃反
為不耕之地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弊而已每為慨念
淳熙間令吏書羅丈為使者因閱詞訴遣僚吏相視利
害之實即以上聞即日報可被旨開掘山門溜五千餘
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之利
亦漸復八九年間小有水旱果不為災此利害曉然易

見者紹熙初忽為中天竺寺挾巨援指揮使司吏輩並緣為姦子宜徐丈亦不深究遽爾給佃因民詞再得旨開掘事雖施行緣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禁約石碑公然圍築稍執何之者輒持刃相向更有甚可慮者不止此凡良民惟從事常産趣逐湖田者率是頑獷方趙永王貴盛時初刱築此田多招納亡命逃卒以為爪牙豐年僅幸無事稍歉即羣起為盜出没江湖間客旅為之絶跡居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六　　宋　衛涇　撰

啓

及第謝知舉王尚書啓

楓宸肅穆甫披踈直之衷臚句飛騰俄占英髦之右上動九天之鑒下慙一日之長非據之譏不勝是懼竊以自科目之習既勝而學術之用不明初以為進身之階已迺無致君之畧措之事業而謬戾責之節義而牴牾

故雖取天下之盛名未足為君子之能事欲掃末流之弊豈無拔俗之人因其已至之資持以不移之操益厚所養庸瓛厥成老於世故則薫蕕既霜之餘達於時宜則刀刃發硎之始既成身而進德可尊主而庇民惟其功用之不渝庶乎名實之相稱如某者猥從末學出遵英躔非卓爾而不羣敢褒然而為首顧家傳之訓誨與師法之講磨嘗原聖賢德行之大端粗識古今理亂之至要比承清問輒進瞽言謂更化以善圖成濟時之急

務貴毋失累朝立國之本意以振起斯世積衰之治功懼不足於對揚致誤膺於親擢靖惟忝冒厥有夤緣玆蓋恭遇其官才過萬人學闢百聖夙隆重望蚤掇殊科惟其素負宰輔之姿故能厭服縉紳之議久踐揚於中外結知眷於冕旒持荷雨露之邊聽履星辰之上累更柄任未究遠猷將以乘日月中興之機思汲引山林特起之士豈期愚鈍夙荷陶鎔方天府之獻書既蒙推擇及春官之較藝復預選掄玆超越於等夷遂許傳於衣

鉢顧惟成就端有始終其敢不仰止前修服膺盛德力勉欲行之學思副難居之名庶無負於已知或少裨於世用一得而足嗟小器之易盈十駕以馳尚大賢之是儆

謝黄叅政啟

興四方之英俊咸造于廷擅一日之科名遂為之冠視等輩以有靦對寵光而若驚竊惟古今治忽之所關獨以風俗苟且之為甚常挨救時之策莫如更化之宜必

也端本正源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非曰變政易令俾斯民聳聽而駭聞苟徒取高皇帝之法而紛紜則正與董仲舒之説為背戾其比承清問冒獻愚言謂當世之可行即漢儒之遺意然而後進狂妄末學謏踈雖有草茅之忠豈無科舉之累惟聖上勵精之久而羣賢輔治之勤既有經邦之人上開敢諫之路其雖不敏志有所存盖嘗閑家訓之嚴亦頗有師承之自惟其委曲而詳説是為直諒而不諛既共上於奏篇遽叨塵於異等自量何

以而得此哉兹葢伏遇某官當路於時事君以道聳巖石具瞻之望持菁莪樂育之權彦聖有技者每至而必容耿介自持者何言而弗受雖居槐棘之貴不棄菲葑之微致兹孱庸亦與陶冶某敢不仰體公朝作成之隆旨茂明學者遠大之成規勉副難居之名不為易盈之器惟忠與孝期力行孔孟之言抱義處仁尚可見魯衛之士

謝田宗簿尤郎中李編修羅校書陳郎中啓

獲從廣延冒上愚對旅塵一攬首玷臚傳拜鮮褐之寵
光撫躬榮甚顧造廷之英俊揣巳惕然竊惟禮樂詩書
四術之異教文學政事兩科而同歸若昔大猷思皇多
士行修於家者必可用於國言出乎身者必可加乎民
尹雖處畎畝而耕每懷味道而負鼎說未繇版築而舉
巳欲濟時而作舟卒克遂其壯圖今可質之載籍良以
素養任萬鈞之重故弗苟售規一組之榮自更秦歷漢
以來有發策決科之累圓冠方屨飾步趨之陋容斷簡

殘篇傳傳註之碎義或張皇而不提其要或猥并而不別其條以取世資以追時好方肆言而靡諱意其抱王佐非常之才逮既貴而蔑聞曾不過俗吏所為之務華罕副實行多違心此期年而化反指為書生之空談而三道之要未免涉辯士之詭說上以是砥其捷徑下以是梯於榮階至求剴切而沃心疏明而達體告嘉於內拳拳秉愛君之誠展采迺僚亹亹識當世之治輒自奮於綱羅之外竟莫屑於程式之間致兹賤儒之名唱于叔

代之議斯亦為士者過也豈但有司之責乎我朝循規
摹於三年畧繩墨於一日攷詞章之精觕以度其氣質
之厚薄酌論議之崇庳以占其局量之淺深紬繹所傳
典刑具在景仁嘗恥于身獻文正不矜于志盈凡平生
慷慨而聳聞即始進雍容而槩見上方憲章祖武收攬
人豪思得前輩之實材庸副明時之盛選如某者咸謂
迂濶自知樸忠少維究懷于簡編壯頗妄意於竹帛然
而位非百辟烏能陳四方之綱職非九卿安敢建萬世

足取庶乎措事或方畧之可條故于對揚為之第奏致令孱品辱在殊倫其敢不期報以蒙求適於用涉道甚淺愧未窺游夏之淵源託儒自文誓不效弘寛之潤飾

謝蕭尚書葛舍人黄校書顔祭酒啟

冒進愚言方切空疎之懼大踰始望躐居英俊之先退自揣於么微實難任於光寵非前達鉅公與為之宗主則後生晚進何自而作成雖據非宜尚知倚重自科舉之習既勝而學術之用不明初則以為進身之階巳乃

畧無濟時之策措諸事業而謬戾責之節義而牴牾故
雖取天下之大名未足為君子之能事欲振末流之弊
豈無扳俗之人因其已至之資恥為易盈之器益厚涵
養愈堅操持老於世故則薫蕕既霜之餘達於時宜則
刀刃發硎之始既誠身而進德可尊主而庇民惟其體
用之不渝庶乎名實之相副如某者猥從末學出造英
躔非卓爾而不羣乃褎然而為首顧家傳之訓誨與師
法之講磨嘗原聖賢德行之大端粗識古今治忽之至

要若有遠志不惟近圖顧擇詞之欲明而用力之不足
豈期初步忽玷殊科此葢伏遇某官主張斯文振作多
士當朝廷規恢之日正人物興起之時謂輭熟之語或
失於太卑而矯激之言又幾於過甚惟其雖直而不許
乃為有用而可行弗圖謬妄之文端被敷陳之力某敢
不茂明至意克勵所存豈特一時毋累大儒之題品尚
期他日罔辜聖主之明揚

謝宇文給事啟

冐進愚言云云此盖伏遇某官主張斯文振作多士以夕郎批敕之手為宗匠取材之規謂輭熟之語或失之太卑而矯激之言又幾於過甚惟其醇正而有用是為直諒而不諛弗圖謬踈之文獨借品題之力夜誦三人之對加以權衡朝出一語之褒皎乎永鑑致兹孱瑣端出陶成其敢不益厲所存仰酬殊遇至於感激所期無負於已知將有建明或可少施於實用

謝平江知府謝右司啟

承詔上愚奏篇稱善擢於常品畀以倫魁得之非宜惕
若自愧國家左賢右戚前疑後丞萬世之策治安下公
卿博士而議四方之民疾苦今郡邑守相以聞朝有闕
政既熟數於前野無滯材可深拱于上猶且廣延脩潔
之士急聞切直之言咸造王庭親諭朕志輟一日萬幾
之不皇暇詢三皇二帝之所繇昌與夫風俗之樞機首
以道法之總要何勞求讜受也如此凡以抒下情非淵
識谹議而有餘且曷稱上旨矧復攀許蔡宋陳之雋軌

冠楚秦閩粵之英材匪拔其尤必玷斯選如某者乏鄉曲之譽非郡國之良蚤嘗窮經邈未涉道壯欲論事懇不達權高弗能開口取軒冕以從富貴之圖卑不能俛首服耒耜以作温飽之計徒思素業之罔敢隳故負初心而為此遊適丁比興遽在推擇進或譏於太銳行寧憚於少遲洎逮試於春官復見收於執事好非今樂知音已分於難逢學迺古兵遇戰豈期於輒逞然狂惑不足以奉對幸聖明能受於盡言故上古之事引經以對

而不敢以寡陋辭而當世之務悉意以陳而不敢以避忌隱甫仰塵於燕覽俄首預於鴻傳榮雖及親辱實在國遠日幾而言邁瞻雲舍以攸歸閭巷駢觀謂天私於爾室朋游交賀指地秀於宅山由其無閒是以有託已量自知其弗稱人言詎識其自來今日所蒙大夫之賜兹盖恭遇某官豐規範衆清檢律貪馳四牡以歸周秉一麾而出守下車布庠序之教比屋聞弦歌之聲盖常衮移風當時僅得歐陽之一士而文翁成化歷載始出

司馬之諸儒欲示魯多姑從隗始某是用交脩不逮增
益未能盛名之下難居當落華而取其實君子之愛以
德願浚源以等所歸庶畢此生不孤大賜

回余狀元謝及第啟

造庭之對士得危言親策之初上尤加意謂千載逢辰
之幸實四方刮目之時必有偉人首膺盛舉恭惟簽判
狀元七閩挺秀六館蜚英早推文虎之雄出膺飛龍之
會惟素明於治體故式契於上心人驚一鳴咸避三舍

其適陪著位先快臚傳南省程書見講明於經術高軒
引卷辱藻麗之辭章感嘆之深敷宣罔既

回鄒狀元謝及第啓

妙柬儒英作新文氣大春秋尊王之旨獨探其端偉慶
元進士之初卓為之冠恭惟簽判狀元琳琅峙秀奎壁含
輝天與非常之才人知致遠之器屬朝家敷求於偉厚
俾習俗盡革於澆浮果以國士之無雙置諸天下之第
一由公選而為舉首足昭董氏之潛心以治經而位封

俟行邁公孫之徒步鼎來富貴不可及也壯志功名捨我誰哉其濫簉詳參與披傑作十年往事慚拜寵之畧同今日得人自立科而未有遽辱染雲之況徒懷報玖之誠謝語不工喜悰則倍

回莫狀元謝及第啓

名魁澹墨第錫彤墀率由舊章雖為布韋而少屈出乎其類蓋舉簪紱而未聞國慶得人士歆稽古恭惟簽判狀元鍾巖鍳英靈之氣挺圭璋特達之資學有淵源識

窮壼奥周官兼習儒宗未遜於賈逵漢事洽聞典式尤詳於應劭屬當今日大振斯文訓言親灑於丁寧好尚欲歸於醇正宜詞場之巨擘視科第如摘髭素稱萬選之錢卓冠千名之佛位辭第一孰踰籍甚之聲恩拜非常不異褎然之首鑾輮已更於民事鳳池佇賛於皇猷甚猥以踈庸濫塵叅考緬懐世德昔嘗並於英游益振家聲今獲觀于盛舉投珍過禮裁報難工惟有襲藏傳諸永久

回夏狀元謝及第啟

伏審拔萃春官拜恩天陛席珍以待夙推獨步於璧流鼎足而居果見先登於金榜聲聞四出觀瞻一新恭惟簽判狀元文章夙成學問精詣素號萬人之敵蚤陞三舍之優發言為詩義深明於有六以意逆志思每蔽於無邪是惟器識偉厚之賢仰副訓告丁寧之旨既天心之允協亦物望之攸歸雖詞華取士從古以然而科目得人如公蓋寡淵源師友諒不負於生平砥礪功名更

時必有遠業某適陪著位實快矑傳明月夜光何俟品題之力髙軒引卷第慚謙損之多感歎云深敷宣罔既

燕賔館謝燕啟

姑射神凝望仙居而咫尺鎬京飲樂侈主禮之便蕃弭節承恩班荆有喜

又

惠孚邦國禮遇臣隣眷星駕於農郊俾雲霈於候館有兩君之反坫繼好方隆走三命以循墻拜嘉如隕

又

越疆而使有嘉四牡之歸致館如初重拜羣臣之燕周旋主禮整暇王程信篤交驩惠加成禮未央宮殿逋違龍鳳之姿既醉威儀即聽驪駒之闋永言道阻敢怠心存

真定府謝燕啓

長驅北旆辱館大都髙會西池秩筵再命仁深逮下德茂懐人恤遠道之征騤侈多儀於宴俎行百里者半九

十敢怠周旋以萬期而為須臾肯懐縱肆

又

畢昴之躔未更百舍雨露之施來燕中塗恩厚送將義嘉聘報馬煩轡殆克知行路之難酒旨殽嘉不異在京之樂戴洪私而甚寵復成命以遄歸

謝花燕啓

雲近蓬萊屢飭鎬京之燕花迎劔佩恍回燕谷之春駿發輝光布昭慈惠為酒食以寓合歡之意於芝蘭而明

與善之心灼灼其華已驗二南之化油油以退尚循三
爵之規

汴京謝燕啓

出疆載質方休挾日之程設席肆筵均被需雲之渥車
馬頓清於行色豆籩首辱於司存播物無垠交隣有道
義篤兩君之好惠加六轡之濡宴以示慈即啟東都之
道路臣能承命佇瞻北帝之闕廷

汴京謝燕啓

雲龍北闕初微專對之能車馬東門又辱序賓之燕去如始至説以忘勞體君子之長人送使臣而以禮譬諸飛鵲夢已遶於南枝曾是放龜意尚餘於左顧

朝見畢謝在館燕啓

上萬年之觴若覩繞樞之瑞饗四方之客丕承在鎬之恩候館退朝賓筵錫命禮嚴秋覲樂廣春臺金罍深念於勤勞玉食靡專于威福出稱警入稱蹕未遠清光宴有好飱有陪敢奸大貺

謝射弓燕啓

射正已而後發弓矢斯張宴序賔而以賢禮儀既備與天持滿度地居材軫思一介之來侈示五侯之制不能而辭以疾敢累有司既飲而盡其心尚歌雅什

回范提幹光啓

薦諸公朝允合搢紳之論謝於私室尚循世俗之文非所敢當秖以為愧伏惟某官懿文通貫奥學逢原翠竹碧梧籍甚名家之秀紅蓮綠水藹然入幕之聲既步武

於日邊盡明揚於天上至珍横道人爭得以為榮健翼摩空子何往而不到某稔聞雋譽未覩英姿為國舉賢竊有後時之嘆逢時遇主當宏先世之規庸玉其成乏瓊以報

潭州回鄉貢進士謝解啓

寵膺鄉賦榮與計偕咸謂得人有光勸駕貢元先輩淵源探學錦繡摛文頴脱囊錐名定登于千佛唱傳臚句事復踵于三元貽翰相先贈言敢後良深期屬罔究敷

云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星臺得雋天府登賢貽翰相先贈言敢後某官漕元箕裘嗣學錦繡摛文萬里鵬程忘筌蹄之舊迹九霄臚句指衣鉢之新傳尚聽臚音嗣陳賀語

福州回鄉貢進士謝啓

鄉曲貢英士有得色賢能偕計人無間言貢元先輩筆底波瀾胸中丘壑抗三萬卷之勍敵傑作已先聽十一

刻之漏聲奏篇亟上傳誇殿陛增輝里閭某幸殿茲藩屬當勸駕辱搞詞而莫報儲慶語以嗣陳

回免解人啓

葳蕤以須稍淹雋軌得時則駕亟暢遠圖貢元先輩文謝町畦學窮根柢年少氣鋭盍早際于風雲業成行尊為後進之模楷茲奮龍津之躍倚觀鵬路之翔某猥辱戋裾更貽銜袖念單詞之匪報儲慶語以嗣陳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盼綸拔士倚重皇華鼓篋程能負廌妙選漕元先輩數腴學殖渾灝詞源谿抱負之瓌奇宜發揮之烜赫四方輻輳豈徒角勝于鄉閭九陛臚傳行即褒先于俊造某既觀盛事且辱摛詞感忻併集於微衷期望更存于嗣歲

有官人云某官漕元家聲赫奕世業豐腴既仕學之兼優尚功名之未惬棘闈掉鞅不難角勝于布韋楓陛傳臚行即褒光於俊造

宗子云屬籍蜚英已髙儁軌使華論秀更聳榮名某官漕元才邁飄然德晞卓爾

宦而隨牒夙知職業之修試有鎖廳茲預賔興之選

回太學進士謝解啓

虞庠教育學成行尊周詔賔興名高實稱監元上舍胸中武庫筆底天葩陪國子先生之游登宜脫穎上春官宗伯之選茲果彈冠繇發策以決科亟蜚英而騰茂

回國子監進士謝解啓

虞學直溫之教允謂美成周鄉賢能之賔肆偕妙選監元學士詩書素業禮樂名家熟基閣之機豈徒濡染就

文章之伎聊復笑譚已鶚舉于秋風即鵬摶于春浪

回武學進士謝解啓

夏官拔士將應世須秋賦程能卓膺妙選監元上舍學原姬孔業寓孫吳繇抱負之瑰奇宜發揮之烜赫已知得雋豈胡簋之果殊會見絶倫驗貂蟬之自出

回湖南帥鄒給事啓

故里數年頗得蓴鱸之趣新綸三錫又喧竹騎之迎有愧循墻幸諧接軫恭惟某官經綸自負富貴不移去國

甚輕空費萬牛之挽得君徒重屢遷五馬之榮每歎鼎科近多厄會凄其三紀孰為歲月之深惟我二人分任江湖之寄如老僕已踰於分量在明公當勉於功名地褊長沙不待漢宫之妙舞曉行湘水便騰楚岸之離歌歸會風雲洗清河洛某遠勤損翰敬佩撝謙憶飛鴻踏雪之邊曽留指爪將孤鶩落霞之候又快歸心

回知撫州劉郎中啓

一麾出守喜棨戟之遥臨十國為連幸官曹之相接方

期執訊遽枉惠音伏惟某官鼎貴名門震時才具典型文獻壽草木於平泉步武班行軋星辰于碧落銀符屢綰琳館多娛肆疇巳試之庸式重于蕃之寄雙旌入境五袴興謡無事尋幽逸少之墨池亡恙得閑訪古平山之釣石猶存姑崇二千石起家之榮即膺三萬户封留之寵其如雲出岫似雪乘舟冠殘師老之餘籌邊動止訟理政平之暇憂國同之

回知台州曾郎中啓

叨被帝俞出分郡寄念交符之云始於斯何先辛擊析之相聞其則不遠恭惟某官器函剛實體具中和遠繼聖門家學之傳力究君子躬行之本其德則三者備矣於道則一以貫之發而為典則之文施之成豈弟之政作朋三壽信有神明之護持斂惠一州未符中外之傾屬而某夙承緒論茲竊餘光未遑問訊之脩遽拜誨音之重其為感媿罔既敷陳

回史知府彌忠啓

容面控陳

回京知府銓啓

老得長安頗媿懸門之矢客來臨賀更貽銜袖之珠細讀名章難當厚意某官婆娑珍館傲睨繡鄉江西之派甚清源流有在松坡之詩未遠伯仲相傳因詠古風見華初度某衰遲已甚褒拂非宜癈蓼莪之篇適深傷感得木桃之惠莫辦報誠

回羅察院相啓

還第數年自樂吳江之冷起家十乘莫回漢詔之温慚巳去而復來喜舊交之新貴恭惟某官儒科雋望畿甸名流若素官于朝曾識此君之異告嘉猷于后盍居邇列之榮以所守之堅剛且入司於彈搏旋有虎豹在山之勢自無豺狼當道之虞一時之公是公非少煩區别九陛之汝為汝翼即可階升其遠辱損牋第深巽謝諸公登臺省國有人焉歸老任乾坤吾知免矣

回王監簿衡仲啓

十乘元戎强顔再至一鄉善士委汗相先喜甚發函情同傾盖某官壁雍宿學玉筍名流生龍劒之墟斗纒紫氣仕虎符之地澗擁紅泉聿高知止之標旋賦閑居之樂鈞軸有舊除命將新其稔聽月評式欽風誼弛於負擔第瞻橘隠之清及未治行猶見蒲輪之召

回張教授自明啓

分梱會藩有媿本來之面目垂弧初度更慙巳老之頭顱厚意謙勤大篇鼎至某官充然抱負久矣材名指洪

崖挹浮丘頗多逸氣發天津至西極尚屈雄圖肯籔弄於明珠相摩挲於朽質某已當晚節所慮冥行張老之頌美哉既承嘉惠穀城之書何若乞保餘年

回傅學録知過啓

皇覽初度甫愧前修我有嘉賓過形善頌粲若夜光之美增其暮景之華受言藏之已敬緘於緹襲匪為報也姑槩寓於柔牋餘竢面陳尚覲心照

回葉通判澄啓

老夫耄矣有慙朱紱之初大夫賢哉亦侈烏絲之寫美如金玉妙協宮商方飛紫塞之烟塵盡罷珠簾之歌舞虛其所應既莫被於管絃郤則不恭第有光於篋笥

回史通判復祖啟

癯然一老生而逢沂水之春厚甚三車歌以比崧高之什珠盤耀日錦瑟聞聲顧興念於劬勞豈當蒙於褒拂三章重拜愧非知己之辭十襲謹藏庸識同寅之好

回俞通判遷啓

回胡檢正元衡啓

重來橘社堪憐華髮之生近有梅園深軫左弧之念名章甚寵厚意難任某官閲世浮雲養閑白日向來藏壁多傳授於伏生今此建儲定招延於商皓齒雖耆舊句甚清新某自視歉然無可慶者况周家之遣戍於我何安以李絳之同年冒而下拜

回衆幹官啓

揆予初度取數已多凡我同盟過情相譽觀陽春之寡

仁行繡斧之間彼長庚一星瑞亦鍾於同姓九先甲三日訓實謂於前期超冠復亨庸標鼎盛申衍千秋之筭峻叅兩禁之游某阻致一觴愧憑尺削不腆薄物粗如副箋併惟眷私寵以笑領

通新知平江府沈侍郎晫啟

伏審寵綏漢從篤鎮吳邦神爵頴川為多以歸黄霸竹馬并州之信載迎細侯和氣素孚先聲愈偉恭惟某官兩都循吏元祐故家久入承明宜布親聞之德意昔試

馮翊具存已驗之民功佩新渥之絲綸植舊藩之牙纛
尺五天之近凜若威顏之不違十萬户之間驩然治理
之亡恨翩哉惠肯慰彼來思秩增自有於主知履聽將
因於祖武某退安衰境猶玷鼇祠無由伺朝市之音遂
亦闕緘題之敬忽聆求舊光究惟良受滕公之一壓愧
非薤本荒陶令之三徑益借棠陰是用微衷倍深多慶

回新平江府卜教授啓

接軫桑麻悵未瞻於犀表育材芹藻欣獲邇於鱣堂敢

圖如水之門遽辱飛雲之翰伏惟某官識高衆雋學富三餘含英咀華文章肆於外探賾索隱德行閎其中盍登瀛洲尚淹泮水自此升矣寧久嘆於寒氈行將見之即寵承於温詔某自惟閒散竊慕聲猷側聆講席之新不勝折屐之喜增明眊眼飫觀絺繪之辭載飭報緘殊愧瓊琚之詠有懷慶幸莫既敷云

賀李大諫生日啓

辰會角亢之宿時正仲秋光聯牛斗之墟祥開初度式

燕以衎俾熾而昌伏惟某官挺挺真諫臣之風飄飄謫仙人之氣忠言逆耳共推先見之明勇退急流茂著于蕃之績久安真館未究老謀倚需黃髮之詢勉為蒼生之起某濫分符竹再覩桑蓬細酌流霞遄挹西山之爽以介眉壽遥占南極之星

賀沈侍郎生日啓

簪紳之望輝映明時弧矢之祥慶符吉月恭惟某官班聯上雍屏翰金吳凝香森戟多應物之清風均賦簡條

有樂天之善政十萬戶蒙福既共此以為良八千歲為春不期然而自壽顧乘華旦歸輔巖宸某久偃蔭庥實深頌詠杖藜懶出莫陪賀客之趨食芹猥將聊寓野人之敬尚惟鑒在惠以容存

又

書雲物於觀臺祥開翼旦瞻使星於南極壽紀誕彌慈惠所覃頌聲交作恭惟某官器凝峻整德秉粹和望高持槖之班權重分符之寄棠陰戀舊復興廉袴之歌芝

檢催歸蚤思鄭履之聽積添線日申衍椿齡某借潤餘
波阻登賀廈有懷善頌輒奉慶牋不腆菲儀具如別録

賀沈侍郎正旦啓

太清精歷屬開定閏之正上雍親臣方屹在畿之屏嗣
彰績用滋擁靈和恭惟某官仁熟三吴化宣兩漢寓北
門修撰之綴帝念不渝符南國敝芾之思民安惟舊即
還規地遂峻履星永應元會之鼓鐘胥贊中興之宗社
其幸郊潛之樂只繫壓芘之勤斯蒹葭兮水一方合并

雖阻椒栢之觴千歳頌禱曷勝併惟弘明有以鑒體

賀趙提刑正旦啓

歴更出甲對轉物之歳鈞運啓逢辰頒在畿之使斧受
天純佑為民具依恭惟某官望振宗盤部安澄轡慶宣
五極衍楊自偃於列城化積三年藜藿不寒於深谷班
通東壁之秘趨上北辰之居茂乘泰亨遄見晉接某休
蹤江冷獲芘星臨龍節不遐阻前趨而道謝鱗書謹始
因後賀以通誠欣頌之深弘明或鑒

賀劉提舉正旦啓

歷攷積閏並受端元壹建常平上宣惠利宜綏景福用對明時恭惟某官動合道彛蔚為使範朞年而變藹于隰之休聲千里曰畿稱有華之寵寄聿迎歲筴遂秉郎蘭寢階列從於甘泉永會三朝於太極某漁鄉息影龍節垂光春動盤椒聊致一詞之賀波平船葦不知數舍之遥併惟弘明有以鑒領

回趙提刑賀正旦啓

王正次春已盛發生之氣皇華遣使聿宣寛大之書恭惟某官德協陽中性全仁内並迎首祚增介蕃釐一郡無刑既上裨於乾施大廷有遇願亟應於泰交某阻胥賀以詹馳辱駢詞而勤寵永言愧謝莫既精忱

回劉提舉賀正旦啓

夏正頒春先於受歲周詩遣使及此建臺敬惟某官政助發生德培溫厚常平行水式尊六百石之權有詔賜環即 相萬年觴之慶某尚阻盍簪之賀乃勤削牘之先

奉謝匆匆曷紓悃悃

賀劉提舉生日啓

犧晝陽全麟祥慶紀結蟠仁氣誕育時賢部分畿日之右扶人仰使星於南極恭惟某官諏民選重將指寄隆惠和隨漢傳之馳歌頌洽周原之膴臺居晝永允為遐壽之符坤載物齊足驗丕平之器即言還於四壯備去從於六飛某遲莫婆娑光華暎借敢後一箋之遺以伸千歲之祈不腆彛儀粗如副墨甚慙猥菲併冀麾留

又

先中秋之七日維嶽降神盤西澗之百城式歌且舞伏惟絪緼毓秀沆瀣融清宸筵久想於鳳儀澤國何淹於龍節食貨通而兼足禮樂遠而有光喜初度之載臨宜蕃釐之狎至梔中寶笈益延久視之方天上玉堂會錫遄歸之命某獲安野處實藉使華聲馳薄陋之彝敬致壽昌之祝宣慈儻鑒容納為榮

賀趙待制希懌生日啓

周系發祥詩美維城之固漢基增厚史稱盤石之安屬秋杪之嘉辰慶宗英之挺世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德履粹夷賢會聖期允符休運家情國禮參對殊榮方宣績於近藩行踈恩於兩社載臨誕日罙介壽祺某屏處窮閻阻陪賀紱莫効勤拳之祝敢陳菲薄之儀伏惟台慈
俯賜鑒察

賀趙提刑冬至啟

土圭測景載臨雷復之辰玉節乘軺宜萃雲升之祉恭

惟某官英聲勉碩德望閒平鋤姦允恊於陰消奬善有同於剛長既聯華於内閣仍因任於外臺一道春風巳著平反之效九門曉色行躋獻納之班某息影江郊庇身臺宇奉觴為壽阻面致於賀忱憑楮修詞第心馳於善頌

回黄教授賀冬至啓

嶰竹鳴聲權輿生氣泮芹將采戩穀斯辰比姑效於一觴茲何勤於駢牘敬惟某官中和毓性温厚契仁屬亞

歲借陽春之輝閒諸生待時雨之教氈寒官舍夫豈久居鵰擊天池會當橫騖某老安漁社塵滿筆床道長之賀無文甚慙縟施嫺盟之私不置聊寓謝音

賀沈侍郎冬至啓

茘挺芸生式應仲冬之令柳舒梅放允將小至之詩當賢牧之逢辰宜修靈之介祉恭惟某官中和布政清静寧民峻陟禁涂親結冕旒之眷重來茂苑增多襦袴之謡順履陽剛即儀樞輔某偷安閒館席庇崇牙薦壽稱

觴莫踵賀塵之後修詞削櫝第懷善頌之私

賀趙提刑懙夫冬至啓

五紋弱線行占晷運之長六轡皇華坐想風生之望格于畿甸具是休嘉共惟某官焜燿天支澄清星使以刑期無刑之志足召氣和於知至致知之微諒猶日益願乘來復亟奉勞還遂陪兩禁之華庸副斯言之屬某叔蹤祠祝席庇郊居轂旦初陽適慶逢於道長葦杭數舍爰敬寓於神馳不勝欣愉併惟體亮

賀趙尚書汝述冬至啓

嶰筩初氣兆生物之一陽漢輔列侯對統天之亞歲易明復古禮重履長恭惟某官源流慶霄屛翰行闕瞻麟趾之公族星聽歸然相虎門之王朝辰猶懷止願秉和應亟踐緻諧某老矣家居依於厦庇雖愧無抜薤之告而喜耕買犢之春數舍馳心不果雜朋簪之賀五襦盈耳尚惟增繡線之工莫既欣愉併幾省察

回嚴州趙知府啓

聞弦歌之聲昔焉幸會處江湖之遠久矣闊踈翰貺維新襟期如舊伏惟某官僊潢演秀儒級輩英稔中外之踐更深聖人之簡注入儀郎省方向顯榮出撫侯藩雅安平進眷言瀟灑之郡允為名勝之區山高水長遠或想於子陵道邁德融近可宗於文正宜從容而坐嘯佇華要之趣登某老矣退休臞然多病竊覩祈嚮之語曷勝銘悚之懷清風來故人愧七襄之莫報癡兒了官事惟二天之是依摧謝有嚴鋪陳罔既

通新知平江府王司諫啓

出處雖殊久相孚於意氣披承未遂惟竊仰於光儀喜建屏之更新顧騰牋之可後恭惟某官老而益壯厚以鎮浮諫垣久著乎直聲帝扆夙深於妙柬事至能應笑談斯措國於安功成不居寵渥乃從天而下方左符之特起旋休命之鼎來峻陟蘂珠增嚴畫戟第恐追鋒之名亟宗聽履之班某屬耳郵傳傾心旅賀今有五袴與邦人偕樂於詠歌願受一廛俾野處獲寧於庥蔭允懷慶

扑圖既宣陳

賀王大卿生日元春啓

頌獻椒花正紀四時之始門垂蓬矢適先二日之期喜動周畿歡騰吳會伏惟某官雅標山立榮問川流正笏崇班凛難進易退之節剖符近輔藹去思來暮之謡逢初度以順履端延脩齡而介豐福某依仁有幸賛慶為深瞻茂苑之雲莫效一卮之祝近長安之日即歸三事之聯借班菲儀庸將芹敬倘垂容頫實倍感榮

賀史丞相生日啓

恭以天基稱壽甫踰三八之辰魁輔挺生亶應半千之運君臣慶會朝野歡呼恭惟某官道大擎天功高夾日訏謨定命開社稷無疆之休談笑折衝磨崖石中興之烈三陽交泰初度載臨拱龍極以調元階符同耀衍龜齡而備福神嶽比崇某退惟閑散之蹤上賴燮和之庇傅說之用若霖雨願永濟於蒼生吉甫之頌如清風更賡歌於崚極潛馳菲禮敬侑壽觴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伏審顯膺鴻册祇對寵光崇列朝端晉極貳公之峻衍封邑賦益昭異數之隆慶溢昕庭懽騰率土恭惟某官識窮今古身佩安危獨運廟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社稷增重熙累洽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靜一迺若茂陵躋祔藏清廟之多儀悉繇盛德感通輯洪文之祕寶所宜襃表以穆聽聞然昔拜師垣嘗控免情詞之懇切而今長孤特詎足為位望之重輕蓋上慰於前靈亦下存

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更藉於祇歡踰汾陽二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恢周家八百餘年之基某隱約自安尊膽不替屬聆明制倍激忻悰和堯民擊壤之歌實均舞蹈勒唐士齊天之頌尚獲形容